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三 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劉塏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三

宋 趙汝愚 編

天道門

災異十

上神宗荅詔論彗星上三説九宜

呂大防

元豐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詔中書朕以寡昧獲奉宗廟夙夜祇畏不敢康寧冀或仰

當天心感格和氣以敷錫于庶民而太史占言謫見乾象乃孟秋癸未彗出西方災異之來厥有攸召夫豈朕德弗類刑政或謬於理郡吏之不良而民或失職郡永惟厥咎朕甚懼焉自今月戊子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寮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虛心以改庶幾古先格王正厥事之意焉

臣伏覩七月二十六日手詔以彗出西方責躬引咎敷求讜言以正厥事臣伏讀感欷以為天道難知不可隱度今聖心恐畏退託損抑有以見不諱之朝度越前古臣愚不肖雖吏守外藩不敢不布肝膈少裨萬一伏惟

神明幸察臣竊以為方今政事之急謾為三說九宜上
冒天聽一曰治本二曰緩末三曰納言治本之宜有三
一宜養民漢之傳國至昭帝而六世藩臣之變外戚之
禍數矣唐之傳國至明皇而六世如漢之變而又有巨
盜之患今大宋之臨御而陛下之繼統世數與漢唐同
而曾無一方之患其得人心可見矣苟非累聖德澤涵
養深厚視之如傷愛之如子則何以固結其心若此伏
自陛下布行新政以來參酌古今著為良法便民者為

不少矣而民情戚戚不以為安推原其端蓋緣朝廷措置大率急於公家而緩於民事竊觀先王之政上之憂下也深則下之報上也厚故其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上憂下之詩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報上之詩也上下之情其相親如此則怨惡不順何由生乎其閒哉故馬周之對太宗以為貞觀初匹絹易斗米而人不怨者知陛下憂之也五六年來匹絹易穀十數斛而民怨者知陛下不憂之也此言極要頗同今日之意臣試舉

其一二免役錢本率衆以給傭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在猥積至有一縣之人出者半贏者半而取之不已遇水旱未嘗有所蠲減貧下未嘗有所貸免此民情戚戚之一也市易本以抑兼并使衆業而公利在其間民有艱急匱乏之期方之他取於富室則無倍稱之息然吏或不良乘民之急而掊克無已徒欲收贏取償而不顧事體之宜與法令之本意誘陷無賴子弟以隳産者有之予民者高其物估以巧取息者有之一物也朝貴賣

而夕賤買者有之此民情戚戚之一也保甲者先王什伍教民之法也不專為兵而已今有司惟以坐作進退射藝精粗為急而不問推行考察姦盜去惡奬善之意而又富者逸而貧者勞或遇饑饉則將有流散不可號召之虞此民情戚戚之一也凡此特法令之未備或吏奉法不謹之過以陛下之聖明而修正之宜無難者二宜教士舜九德文王作人周公三物皆為先王教士之實今聞以才選者矣未聞以德進也聞以文詞選者矣

未聞以行進也臣竊以非大變其法則終不能得教士之實其變法謂何責之郡縣監司保任其才行以升於尚書各試其所知而命之則士勸於善不專以文詞設科則士業崇本凡此一改法令則天下從之矣以陛下之聖明而修正之不五六年必收其效二宜重穀自古國家之患未有不緣民飢而起也今縣官積錢所在貫朽而倉廩至無半歲之實誠可憂也盖自常平之法行而羣司各計其利故轉運司唯有租稅征科之入而已

其歲入既不足以充費故于儲蓄之計雖欲賤糴而不暇為也常平雖有折納斂糴之法而吏多不能推行萬一水旱方千里則積鏹之饒將無用而民之殭者衆而為盜弱者流離溝壑而無以救矣臣近嘗上乘歲豐積穀之議頗合事機而亦可行於久遠伏望裁察凡此特法令之未備或吏奉法不謹之過以陛下之聖明而修正之宜無難者緩末之宜有二一宜緩治夷狄中國本也夷狄末也先王之政内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國辟

教所曁故舜之命官猾夏者治之然則不為中國患者
王者不治也或者謂夷狄之地可闢而郡縣之夷狄之
民可冠帶而賦役之竊謂過矣以四海九州之廣而欲
沙漠不毛之地以為富以兆民多士之盛而欲左衽鴂
舌之人以為衆徒見有靡敝所重而未見其可也雖有
前代喪失之地茍非民情來附未足以用衆一宜緩治
兵兵者先王所治而非所以為先也衛君問陳於孔子
而孔子荅以俎豆之事葢禮教有所未修而先之以軍

旅之事則語道非其序也今刑政雖講而未可謂盡中禮樂雖修而未可謂盡善教化雖布而未可謂盡行然則今日之政宜有急於兵者焉凡此非可廢之事特在陛下施為之有先後而已以陛下之聖明留意而條别之宜無不得其序者納言之宜有四一宜廣言路古者羣臣人人得諫故曰工執藝事以諫工尚諫則餘可知矣所謂爭臣七人者在位皆諫諫而又當必爭者有七人而後可令陛下虛心待下未甞大聲以色而諫者未

始有聞於天下諫而必爭者未始見其人方唐太宗之時當亡隋之後人物寡少而諫者滿朝今陛下承累世文明之盛而遂使史筆無書諫諍之事亦可謂闕典矣二宜寛侵官之罰凡人臣之居外見不便於民有害於政者大者聞諸朝小者以其職而行之是也今一切禁止不使相侵則朝廷必有不聞之事而民庶必有失職之苦矣三宜恕誹謗之罪自古有為之君更制天下之事未有不被毀訾於世者以盤庚之明周公之聖而不

免況其下者哉葢衆人者常情不達義理樂因循而憚改作改作之始未見其利而翕然非之聖人于此特恕其無知而寛之可也豈足以與之較量長短是非哉故漢文深知其意直除其罪以度容之而已苟設峻令以防之非不遽止然愚庸之情不自知語言之過而非其上矣四宜容異同之論古者衮服之飾必以黼者取其兩已相背而能成政也兩已相背至銘諸躬而日服之以為監有以見人君御臣之深戒在于喜同而惡異也

舜伐三苗禹以為可益以為不可然不害並為九官周公相成王召公不悅然不害同為十亂洪範謀及卿士則三公之論有不用焉周官詢及萬民則卿士之謀有不取焉夫然後可以通達衆志輔成大業茍取其所同而捨其所異則晏子所謂以水濟水孰能食之者也非特如此而已茍欲其同則必有誕謾詐欺以附同者矣茍惡其異則必有詭隨面從以免異者矣使人臣皆懷誕謾詭隨以事上殆非朝廷之利也竊聞議者必使廷

臣無異論乃謂之一道德為此說者似不思也夫一道德以同俗者蓋謂典常之教不可不同也今以政事之殊有可有不可有宜有不宜有損有益而必一而同之恐非聖人之意也所惡異論者豈非以其沮議害事而惡之耶苟導之使言而擇之在我則雖有沮議害事之言在吾所棄固不能為患也凡此無難改之勢而有速應之實蓋在陛下為之而已如前所陳蓋陛下政事之形容於外者臣得以揣度而陳之至如陛下聖性之淵

徽君德之崇厚惟幾以成天下之務惟深以達天下之志臣之愚陋莫得而測焉伏惟仰觀天心旁考古義紬奇論而用中道則天下幸甚元豐三年八月上時直舍人院

上神宗荅詔論彗星上三説九宜

邢恕

臣恭惟皇帝陛下實天祚宋誕生明聖有超卓絶異之姿爰自毓德宫闈仁心仁聞載在羣口及初嗣位動率禮法承順兩宫左右就養發於誠孝遠近內外凡厥臣

庶莫不矜式太皇太后厭世陛下號慟泣血百僚在位不覺隕涕入臨而出轉以相告有識咨嗟長老嘆息山陵復土外雖變禮從吉而陛下悲哀未息宮中實服三年夙夜念治躬親政事小大之臣咸各率職十有四年未嘗一日少懈後宮燕遊聲色嗜好無所聞園囿弋獵輿馬馳騁無所幸方且闢闔乎乾坤而步驟乎帝皇其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其設心操術豈待問哉仍年以來威福自出惟所指顧莫不服從曾未謦欬莫不

嚮應赫赫巍巍朝廷益尊四方萬里盜賊消戢閭里安堵陛下誠因此美即此善據此勢藉此時以之上當天心則可使寒暑平風雨時三光軌度以之下順地理則可使五穀熟庶草茂山川晏寧至於景星出卿雲見甘露降醴泉涌鳳凰麒麟可使皆在郊藪天人之際其形氣有以相通其變動有以相感格之以誠應之以實感與道俱則其荅猶影響其合猶符節也如此則何災不可消何異不可去若夫祈禳小數豈足道哉昔宋景公

一諸侯耳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况於陛下之仁聖智勇履席南面之勢不出殿堂之上而廣制海內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者哉以誠感天曾不移刻以德退星曾不旋踵此臣所以殫志畢慮不量其愚不避見嫉之嫌而願畢其惓惓也伏惟陛下留神加察焉踈遠小臣未嘗得日望清光奉承德音也然而閒從公卿大夫之後竊聽於進見下風者皆以謂陛下才高天下智出物表既妙思六經而多識前載旁羅百氏典

章制度律令敕式靡不淹洽工作器械算數米鹽無不精密神機天辨變化無窮退而鮮不自失夫人心畏怯則智勇皆廢雖朝暮禁闥陟降殿陛密近親習之臣猶且踧踖愧恐唯諾聽從之不暇無能有所開發建明以補助萬一况于單賤鄙遜之人乎雖天之高不可階而升日月之可仰無得而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然匹夫匹婦之於聖人有所與知一有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功以大舜之智而自耕稼陶漁以至於為帝無非取

人以為善以孔子之聖而獄訟文詞可與人共之者不獨有焉則所謂聖智者曷嘗掩衆人之所能而咸蓋羣心之所知哉衆人所見而有以處之使各效其長羣心所知而有以擇之使必從其是竭天下之才力盡天下之思慮然猶有所不及而後聖人奮其智能則所以待之者盡矣其所得者博矣其所守者約矣已而有迹其長縁其是則天下之人莫不興起為之於其才力之所不給計之於其思慮之所不獲則天下之人莫不厭服

何必耗血氣疲精神一切親事於法宮之中然後為得哉臣竊仰陛下之天德常若太高而或不下接朝廷之舉事常若太速而謀之常患不博雖陛下之聰明睿智百舉百中而愚者千慮之一猶恐有所遺也況或纖芥闕漏畧於彌縫而汗渙已施機張已發則詎敢出身試臨不測而輕議於既往哉且夫履四海之戚位襲五世之極治又有冠古之稱絶俗之事此乃全盛光大之時君子之所以尚消息盈虛也意者陛下或有而矜之所

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盛衰損益之機其在是矣故易之明夷以莅衆既濟思患而預防此古先哲王所以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日新厥德以祈天永命也昔唐太宗自負其文武材畧以為實兼將相然不知帝王自有體下兼將相不足為能不若漢高祖豁達面諭羣臣吾不如子房蕭何韓信也方是時彗星亦嘗變見而太宗悟焉曰吾自謂三王已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謂是乎夫謂

古人為莫吾若而輕時人則上下之情不通而無所不至惟太宗為能知悔而又有魏徵王珪劉洎馬周之徒更戒迭諫然後貞觀之治庶幾三代之風而彗亦不能為災何況陛下盛德至誠避殿損膳深自引咎以來讜言放出宮女以防隔塞虛心克己效於事實豈特太宗之比哉于以收視反聽澹然與神明俱而默與造化為友端拱無營優游自得付物以能委任責成情偽之變事物之來有道以揆有節以察不勞而成不動而化無

享堯舜之名永保喬松之壽上以奉寧七廟慰釋皇太后之心下以幸惠羣臣而錫為蒼生福則何變異之足憂哉抑臣又聞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而天地之大德曰生董仲舒亦曰刑主殺德主生則修德者莫若好生也朝廷近歲屢起詔獄深識遠見之士竊量陛下聖意之過欲大畏民志究盡事實及至便殿親決時亦有所縱舍郡府奏讞大辟類率從生非必專欲求殺也然而治獄之吏典法之官但見追逮不絕恐不能無妄意朝廷

便私自營冀僥盡力首公之名而規闊畧縱出之責則必至於滋蔓刻核失出益鮮則失入有之及至上奏請決鍛鍊已成文致已白囚人雖有懷欝抑而不得伸朝廷雖欲加寛厚而無所施則是豈國家之意哉臺寺深嚴自非事守相關焉知其詳然法者設於有罪而使惡人知畏也今無罪者或不自保而善人亦懼矣此臣所以疑也臣知京師玩習久安大抵懈弛而嚮者貴近狃於恩幸不知畏法方陛下勵精為治有以督過訓齊之

誠是也然而矯枉者貴直矯枉過直則是曲而已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議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誠使百司自此莫不飭厲而貴近益遵約束然且求之不已則是亦過直而招之之類也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在易之節曰苦節不可貞先王之所以繩檢羣下未嘗無制也然必寛之使赴功有餘地從容而不廹遽故和樂而無憔悴節之爲卦君子所以制數度議德行然至於已甚過中苦而不甘不可以通行持久失其所

以為正是故先王議道自已制法以民也誠以陛下天縱之才日躋之德慮靡不周而志罔或倦舉以程能課事而厚望之於羣臣磨以歲月則鮮不破漏傾覆失其所操持行義有跌于繩墨之間而譴訶有軼於度量之表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詩曰四牡騑騑六轡如馳臣意陛下洞達事機時措之宜必有以變而通之如王良造父御馬緩急控縱而歸和平固已得之於精神之會心術之微然臣直以耳目所接言之不能無過計也獄

吏法官制在陛下視以好惡惟所寛恤易若覆手至於興甲兵之大役民於鋒鏑之間措之矢石之下以其死爭一跌而不振則雖有仁智之心不能救患於已然而消禍於既往是故帝王之師必出於萬全攻不必取不苟勞衆戰不必勝不苟接刃蓋以養國威全人命也近者瀘南之舉師出不為無名以陛下之威武將吏鼓勇軍士思奮校之以計若老成人之策孺子角其有餘不足若孟賁之拉侏儒檄馳鋒接萬全必勝而獨克然臣

得之傳聞不知是否以謂蠻徼山林阻險道路狹隘溪澗隔絶吏士羊腸魚貫不輕得進地饒瘴疫令人頭痛身熱漚泄霍亂而中州之人不服習其水土使蠻稍桀黠聞大兵將至則逃遁而不出旅距而不可入曠日引久留而不決士卒暴露疾病死亡者衆而餽餉或不給師老械敝浸成遷延不然逆類醜徒上下救死爲首尾之勢旁近種落相與唱和有脣齒之援舉熊羆之士而輕用其鋒以與猨狙之民角逐於崎嶇偪束濘淖翳薈

之間以幸頃刻之勝厮養下卒有一不備於行閒雖能梟馘其首領繫纍其徒黨猶不若多算遠御以全制其弊也如有師倦而歸蠻或連結諸種呼嘯並出蜀地狹而人稠雖遇大熟食猶不足比歲錢積於官市用少而益貴米不加多而益賤則農人困矣蜀之所恃以界限蠻夷者山林也今承平日久而虞衡之屬時禁不講界上之民私相交易往來往往有微徑潛通道路故號為險狹者今率行牛林木故可以為障塞者今皆盡行斤

斧不幸而歲饑食不足錢不可以多得本末俱困山林
之阻故不設備屬有姦民鄉導外寇表裏俱發郡縣又
闕守備則唐之南詔前世之均順豈可以其無能哉古
人有言兵者凶器一方有急四面皆從今蜀雖號富饒
為朝廷外府以内外輕重較之則手足標末也五路天
下之腹心根本也河北陜西河東又皆控帶戎虜率計
義勇保甲籍勝兵不減七八十萬然則三路尤為天下
之捍蔽祖宗寬假邉民稅或不及分河北特弛鹽禁誠

知天下有急三路最持其重三路不可動揺則天下之勢常安而他皆坐受其利故切封疆捍壁壘輓𩫖奉饟數履危難之地者則急其力而緩其財守墳墓安鄉里不識戰鬬之事不知死亡之憂者則急其財而緩其力利害之相權勞逸之相均勇怯彊弱之相資多寡有無之相濟蓋未有兼責而獨得者也祖宗初定天下所以任戰者皆黥面之兵固未有義勇保甲也猶且恤之若此况今日乎誠宜先擇三路之守令優為勸奬之法稍

稱職者且使久任俾得以拊循其民即安田里因其暇日肄習戰守捐其逋負寬其力役平居無追須勞苦之歎則緩急可責其效死果得民兵之實則西北之敵且畏威矣民誠效死敵誠畏威則邊鄙不聳兵刃不頓不過几席之上樽俎之間可以挫四夷因其亂亡之時踐其機投其隙皷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誘之以恩信則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扶老携幼以歸聖德鞭撻不施况血刃乎方天變之來陛下過意抑損即有以反求諸

身又有以固結其民酌輕重之宜謹先後之施則夏遼異黨蠻貊荒忽可使歸命向化矧惟宮殿之内左右密勿常從宿衛之臣乎至若推廣象類而修舉恩澤之政以導迎善氣惟陛下所擇非小臣所得一二言也臣屬近在輦轂之下首聞詔音猥先衆人而言陛下赦憐不誅使能言之士得以繼進則四海九州之博内外臣民之衆方九德咸事之時安知不有指陳世故極於天人之分達於古今之宜足以上荅聖心抑塞星變者哉則

是臣於國猶為有補也元豐三年八月上時為館閣校勘

上神宗答詔論彗星上三說九宜

呂大鈞

臣伏讀詔書寅畏天變引過罪己數求美言以新盛德誠意惻怛發於心畫自以消變除慝況諫行言聽膏澤逮下必將感召和氣溢為嘉祥臣愚恨無精識與學啟寤天聽徒有淺聞近見二事或可以少裨萬一伏惟聖主留神裁察幸甚臣聞詩書所稱古先哲王雖清明在

躬俊乂在官猶孳孳不倦延禮臣下講求至道之要而推行之夫至道之要莫切於堯舜之言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言至簡至要古之人君莫能盡行故常為中材之所忽而獨上聖能勤行者也然則人心者人君之所日用時出以應萬務者也其神明恍惚其出入無時其作於中而見於外也邪正糾紛頃刻萬變其危如是安得不日夜存養寧息使之感物應變無所差失乎道心者人心之所黙識躬行以立大本者也凡有生

之民無衆寡小大無彼我莫不體之以為吾心就其間涵容存養以生吾誠其道茫昧難以言諭惟忠信默會庶幾近之稍或不明則離而不一其微如是安得不閑暇燕處求索推明克己體物常使純一則仁義禮智油然根於中睟然見於外然後為得乎故言動之所發政令之所加始出於善而其終常流為不善凡此者皆人心不安而易變故也誠意之所存行義之所履始若充盡其終常至於天下不為一家中國不為一人凡此者

皆道心不明而易失故也由是言之此二心者非有二物也特體用之殊耳使人心一於道心則自不危矣使道心一於人心則自不微矣今乘陛下勵精反己之時謂宜博延德義之士儲精垂思相與講求至道之實使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則何患濬哲不生而明德不暢乎此臣之所謂淺聞者此也臣又聞天下衆人言謂陛下躬勤庶政日不遑暇而有司奉行多不盡理陛下遠略方外軍政修舉而將帥出征多不諭旨陛下勸奬人材

揀拔倚注而或不得其人陛下優假言事之臣未甞深譴而近日内外望風畏怯莫敢有言青苗免役所以寛民力而下戸凋瘵日甚常平儲峙錢穀所以足國用而有司經費日窘訓齊保甲所以禁暴而盜賊如故增置官局所以革敝而文書益煩異時歲饑糴貴小民常取倍息之貴亦能自給今年豐官出輕貸而束手受困異時富商大賈豪奪細民而不甚為苦今市易均輸平準而負益深凡此皆臣之近見者也然推見其本而求之

豈有他哉惟知道心之實則見此時之敝矣傳曰惟道集虚陛下既明發德音虚心待物則道豈難知哉古人謂顧力行何如者此在陛下一動心之間耳可不深念之乎元豐三年八月上時為宫邸教授

上哲宗論亢旱　劉摯

臣伏見自入冬以来並無雨雪亢陽為沴被災甚廣羣情嗸嗸驚憂四顧考原經典可謂大異夫人之氣與天地陰陽之氣相為出入流通而往来者也人情和於下

則天道順於上人事乖於此則天變效於彼是謂天人相與之際也故聖人之事天也知其在上不遠應以類至則凡祈禳消災以為末節小數而專修政事以應之竊以陛下委國仰成與之均休戚同榮辱者不在三省樞密院執政之臣乎今廟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乖睽謀謨不一無同心同德之節有分曹懷貳之意故議政之際排拒依違相激相鬬其語往往播在中外所以政令壅隅而不下文書稽滯而不行官爵濫於無名而不

應於典故公道遏於貴近而獨施於疎遠私邪朋比上下隔并況當皇帝陛下淵嘿諒闇之日太皇太后陛下制出房闥之時朝廷政權盡在大臣而大臣不協如此故天下但聞頗僻之事而不見和善之政政不和則人情不和人情不和則天地之氣繆戾而生此變也書曰肅時雨若五行傳以謂冬旱政舒緩之所致也今上下可謂不肅朝廷之政可謂驕慢廢弛號令可謂二三不振以古者災異水旱咎在燮理陰陽之官故策免三公

以塞其譴令来歲已窮晝旱暵如此宿麥在野無潤澤之入春氣相乘有疫癘之變生民一歲之大命豈可不念之哉又一月以来日青無光風霾昏翳考之占驗皆非小變而上之人恬不以為怪此中外之所以恐懼而不寧也伏望聖慈深省上天儆告之意俯察朝廷乖戾之變特詔大臣修飭政事凡賦斂之害人者法令之未安者必解而更張之至於決獄訟之私枉趣諸司之稽違進忠良退阿諛通壅蔽去疑貳務以至誠實事上塞

天譴下救生民則和氣之應將不旋日而得之矣臣不勝惓惓之心

貼黄外議皆謂朝廷自升祔後來政事懈弛不及日前此蓋有以名之非虛言也元豐八年十二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哲宗論華山摧　　梁燾

臣竊聞華州奏鄭縣界小敷谷山摧損覆居民者臣按春秋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川之變聖人以為至戒而深懼然變之來也或考之人事而相符或稽諸君德而不

類要之皆有天意顧世主所以應天意者何如耳應之得其道則轉禍而為福失其道則反安而為危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此人事相符之變也然幽王曾不以為卹故詩人哀之曰胡憯莫懲書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此君德不類之變也然帝堯自以為戒故命禹之辭曰洚水儆予臣竊伏思陛下即位以来尊用耆哲登崇雋良納天下之善常若不及革天下之弊惟恐不至以百姓之心為

心撫而念之不啻父母之於赤子也四海内外物情人意和樂而舒徐巍乎太平之象矣宜乎美祥嘉瑞交至而迭應今反有山摧之異者何也臣見天心之仁愛陛下欲以篤佑聖治日新又新以㦯無疆之休故於未然深示警告願陛下仰思天心而内自勵曰予臨兆民凛凛乎無不懼矣豈尚有言動之際忽而不恭者乎公言直道固無間而上下交矣豈尚有詖辭邪説反易是非汩吾之明者乎正人君子固並進而朝廷清矣豈尚

有不肖溷淆其間亂吾之真者乎天下固安矣豈尚有宿蠹深弊遠而難燭隱而不知或欲改而復存或已除而又作動人之憂者乎四疆固静矣豈尚有惜虚名而甘實弊以養後患未為至計者乎爵賞不為不謹也姑息以害公僭差而紊正者一能絶歟刑賞不為不平也當罪而縱宜直而枉者有不察歟政令不為不明也煩而寡要輕出而易反以惑民之聽者審於思歟力役不為不省也用而不切偏而弗均者究之至歟郡邑之治

不為不飭也任非其人過王澤而不流病吾民者知之盡歟仰願陛下因天之戒凡此類者益加意焉臣愚不勝惓惓昔梁山崩晉侯以傳名伯宗伯宗以重人之言告而晉侯從之以自責春秋賢之夫晉侯列國之君而梁山一國之望耳其變也猶能亟名賢者而謀之況陛下有天下之大華山又五嶽之崇乎其可不畏天之威思所以應其變也伏惟陛下鑒周之失體堯之言采晉之善博資賢人之謀修飭政事以荅天戒社稷幸甚天

下幸甚

貼黄臣伏思華山西方之鎮國家倚之以安静者也今而崩摧必有天意願陛下深加省懼不以為忽天下幸甚元祐元年十二月同侍御史王巖叟上奏時為右諫議大夫

上哲宗論旱為不肅之罰　　王覿

臣聞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夫人君之德配乎天地而協乎隂陽者也故災祥之來皆隨其德古之人君每見災異則退而自省以修德焉乃可以

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伏見去歲以來旱災屢作今春涉夏亢陽尤甚陛下焦勞惻怛精意祈禱靡神不舉而又傾倉廩之積以賑飢省土木之工以寛役親録囚徒赦過宥罪宜可以致雨矣而雨猶未也然則天意亦必有在矣謹按洪範之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見於休徵則曰肅時雨若也夫人君外既有恭莊以著於貌内必有肅欽以生於心然後施於政事一皆主於肅欽則百官羣吏四方萬里莫敢不肅而天應之以時雨此天

人相與之際如影響也恭惟陛下春夏以来凡可以致雨者無所不講而雨猶未應意者肅欽之道或有所未備乎陛下起居語默多在深宫之中非愚臣所得而見其見於政事者臣得以言之也夫中都之官雍容養望者多而紀綱浸隳諸司之吏驕慢玩法者衆而鞭笞罕及此京師官吏之不肅也監司妄意朝廷厭於督責者以苛簡為適時郡縣妄意朝廷主於寛大者以縱弛為得計此監司郡縣之不肅也國之凶人可誅竄以明國

之刑者或阻格於大臣之言民之巨蠹可黜削以釋民之怨者或稽留於典吏之手此刑罰之不肅也令出惟行弗惟反令發號出令或數日而追或累月而變者此號令之不肅也廣西新州之役以兵將邀功無事受戮者千餘人遠方之民銜冤無訴矣而久不正其罪此軍政之不肅也河北塘泊之險以大河横流漲為平陸者數百里敵騎之來將通行而無礙矣而莫有任其責者此邊吏之不肅也凡政事之不肅者類如此而求所謂

時雨順之不亦難哉夫仁恩豈不可致雨而肅欽乃可以致雨者何耶蓋肅然後仁恩可行也朝廷不肅則小人肆而下有受其弊者矣政事不肅則萬事隳而民不保其生矣夫如是且將亂之不暇尚何仁恩之有況可以感天心而致雨乎惟肅欽然後政事修而仁恩行乃所以致雨之道也然則言動之不可以不肅者臣願躬行之政事之不可以不肅者臣願深圖之庶幾乎雨可致也元祐二年四月旱甚覿言陛下必欲有以感天意即乞下詔責躬以其未能肅欽以致不肅之罰也

然後詔三省以振朝綱去民賊詔樞密院以嚴邊防治軍政詔六曹寺監以修職事戒胥吏詔御史臺以舉不職詔監司以察縱弛詔郡守以戒偷惰凡政事之不脩者皆修舉之如此而雨猶未降臣甘嚴誅以為妄言之戒不報繼上此奏時為右司諫

上哲宗論水旱乞許羣臣面對言事

蘇轍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荐至非水即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東困弊盜賊羣起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乏絕獨

此三路所散已近二百萬斛矣異時賑卹未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秋稼未粒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羣盜蜂起勢有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私皇帝陛下恭默靖重動由禮義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諭不審陛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乃至君廣聰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交泰和氣乃至今二聖居幃箔之

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十數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進見而況其遠者乎臣以謂羣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異故須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令陛下聽既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不效必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令二聖臨御四方引領望治而謙恭退託疎遠羣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

百官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奏公事上以盡羣情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壅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常膳分命臣僚並起羣望私心踧踖不敢遑寧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應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畧賜采擇元祐二年四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哲宗論陰雪　　蘇轍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内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太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未也則釋犴獄罷役夫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為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為聽之不聽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世峻刑暴斂海内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周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

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令豈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弊去煩施惠已責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為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雉鳴於鼎其臣祖已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為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

既為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爛漫而不能反令雨雪既甚久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為政德刑並用寛猛相濟使天下懐其恵而畏其威民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頃年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悦為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為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為賢郡縣之官以寛弛租賦縱釋酒税

為優至于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辨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為安靜以不别白黒為寛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寛大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寛而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敇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紀綱信賞必罰使羣下凛然知有所畏尚朝廷無偷惰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漫往而不返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

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朴以縱罪戾臣恐
上天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為職出
位而言罪在不赦然陛下頃自疎外擢臣而用之二年
之間致位於此豈欲責臣齪齪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
以冐萬死獻言惟陛下裁擇元祐二年二月上時為户部侍郎

上哲宗論歲旱地震星隕　劉安世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于今五載承天順地仁民愛物
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鼓舞歌頌不暇固宜陰陽順

序風雨時若諸福協應百嘉蕃昌而歲比不登和氣湮鬱饑饉流徙災害頗衆今春乃旱暵為虐京畿西路二麥失望農民嗸嗸且又菜色雖陛下惻然軫念靡神不宗疏決繫囚降從寛典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又陝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星晝隕其光燭天旬月之間巨異仍出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感則静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此皆天心之仁愛人

君而先出災異譴告警懼使之兢畏修省而不至失道之敗也臣竊謂上天之體雖髙而聽卑明主所應惡文而尚實與其為祈禳之小數不若圖銷變之大方顧陛下夙夜祗畏側身修行特下明詔以是罪已又許中外臣民極言政事之闕失專委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庶幾下情不至壅塞其諸路災傷州縣流民所至並委守令多方賑濟無俾捐瘠申勑緣邊帥臣及捕盜官吏常切警備以戒不虞今日已前内外營造土木之役苟

非要切並乞停罷分命監司按視留獄公卿輔弼同寅協恭以思天變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誠備災之善經應變之至務也昔宋景公小國之諸侯爾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陛下之明聖發於誠心精意感通何求弗獲臣待罪諫列日閑焦勞輒效愚忠庶裨萬一惟冀聖慈少賜采納不勝幸甚元祐四年三月上時為左正言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四

宋　趙汝愚　編

天道門

災異八

上哲宗論日食　　梁燾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也以清明溥照爲德而不容蔽虧侵掩之爲患一有此變則君德傷矣乃今春

以來蒙濁霧翳不見清明之景者跨六十日間得一仰
睗潔則欣欣然物榮而人喜今又食于五月之朔為變
亦已甚矣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為常也日食則不善
矣惡其主君之占非太平之象也臣竊為陛下憂之亦
以為陛下之賀也自古衰亂之國必有日食星辰之變
而日食為之最此臣所以憂也自古明昌之君逢災遇
變飭躬寅畏應天以誠終回咎謫不損為聖此臣所以

賀也恭惟陛下以上帝眷命早有天下並明文母臨制四方退託謙恭無所專斷言動中禮不聞過舉何其天鑒昭昭示戒如警失道敗度之君甚可畏也或者陛下以盛妙之年居崇高富貴之位養心之道猶未加焉故天心垂以譴告欲陛下飭躬寅畏應之以誠則除災而集福矣臣願陛下思所以銷變之理而上悅天心夫銷變之道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進學之敏莫如專志志專於為善則氣定性復聰明日開真積力久為

聖益聖夫如是可以迎天地之貺揚祖宗之休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澹然高拱坐擁古隆之符矣董仲舒有言曰天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懋哉懋哉皆彊勉之謂也陛下以堯舜之資聖敬日躋加以好學之志當為太平有道之主天之顧諟感應純佑豈止仲舒之所稱

者亦在陛下勉之不懈而已夫帝王之學當知其大者遠者不在辨章析句總攬纖微蔵㽦文章滂沛議論屑屑若儒臣之為也所謂遠大者豈無要耶臣謹獻其畧夫明王可以靈承上帝者莫如敬臣願陛下事天以敬明主可以得四海之歡心者莫如孝臣願陛下奉親以孝使羣臣之喜樂盡忠者莫如信臣願陛下御臣以信使百姓之家給人足者莫如仁臣願陛下養民以仁使政事惟醇不令而行者莫如勤儉臣願陛下治己以勤

儉使左右安寧中外附豫者莫如寛宏臣願陛下容下以寛宏敬天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究至誠之實孝親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盡愛敬之力信臣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辨邪正之情仁民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達富壽之術勤儉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適中道之用寛宏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識敦大之體惟其進學則盡之矣伏惟陛下屏遠聲色親近書史宫中清燕日深記誦退朝之餘經筵之外間召講讀侍臣

咨訪講議不必務求多速常使日力有餘暇而致精樂而忘倦日就月將自成廣博克勤于學則徳明而君道彊不勤于學則徳微而君道弱君道之弱雖無災異足為懼畏君道之彊雖有災異可以銷伏惟陛下誠能存畏天之心發進學之志天心聽之忻然降福蒙濁之咎終無辰月之驗薄食之變必有雲雨之應精意所感吉符是隨上寛太母憂勞保護之慈下副中外欣戴瞻望之願享國永年比隆仁祖此宗社之慶臣民之幸也臣天

與朴忠向亦自竭今不敢以在外疎遠少怠愛君之誠狂直之言惟陛下財赦

元祐六年四月上時知鄭州

上哲宗論月食

王巖叟

臣伏見去歲日食五月朔今歲月食三月望且食之既按十月之交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謹也又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考吉凶之言則日月之食以為戒考維常之語則

若專戒日食而不以月食為可畏蓋詩人之時事異於今今方兩宮同聽天下之政實日月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食之變也臣竊惟皇帝陛下以光明純粹之德淵默臨朝太皇太后陛下以仁義公恕之行發而為政蓋無一不當天心者然則何為譴見于月食之災臣殆恐陰邪道長有以蒙蔽盛明而聖心不以為疑故天見變異以示警戒此天心之仁愛陛下而欲全聖德之美也消復之應宜在此時願陛下用人之際則審邪正使必

得其真聽言之際則察是非使必歸於當斥遠陰類深防蒙蔽之害以荅天意臣愚不勝幸甚

貼黄臣按漢歴志記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嘗食之既今固未及二十三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臣故恐天意之有以深警陛下也陰邪之人所以難辨者其言似忠而非忠其行似直而非直依正以為邪傍公以為私非深考其素履察其誠心旁質以公議潛觀

其所立則未易辨也故人主不可不加意於用明以防隂邪之蒙蔽也元祐七年三月上時為簽書樞密院事

上哲宗論畏天　范祖禹

臣前上仁皇訓典願陛下法則仁宗宜以至誠好學為先今因進講月令聖人奉天之事臣竊以畏天者莫如仁宗願陛下先誠於事天臣聞聖人之事天也非在於七日戒三日齋執圭幣以享圓丘之時也天之佑聖也亦非在於祭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

無一日而不佑聖人昔堯授舜舜授禹曰天之歴數在爾躬夫帝王之興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素合於天也堯有聖神文武之德故天命以為天下君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所以事天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君子行仁義禮智以法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天叙有典故奉之以五典天秩有禮故奉之以五禮天命有德故奉之以五德天討有罪故奉之以五刑賞有德罰有罪皆天之事非人君之所

得私也故官謂之天官民謂之天民官不可以非其人民不可以失其心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夫能使天不違者奉天之至也仲虺之誥曰天乃錫王勇智聖人聰明淵懿皆天所與豈可不學以奉天乎湯誥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唯簡在上帝之心言人有善已有過皆天所知不可誣也聖人推此心於天下故其德合於天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夫一者何惟誠而已不誠則有

偽故不一不一則無以享天心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徳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徳天之所佑民之所歸惟誠而已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歴年命哲則有智有不智故不可不一于學命吉凶則有禍有福故不可不一于徳命歴年則有永有不永故不可不一于仁此皆所以事天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降動静皆合天之意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之與人君出入游處

不可不畏也夫天之與人同一氣耳故民愁則天為之
慼民悦則天為之和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是也恭惟仁宗深體此意是以能誠於事天誠於畏
天臣伏見自去冬郊祀以來天人協應風雨時若有豐
年之祥此乃皇天享祐陛下至誠之所感也而自中春
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節令不時豐年之祥復未可
必夫天之於人君亦猶人君之於臣下也小過則戒敕
之若其不改然後責罰加焉人君覩小異而不儆戒則

大異將至矣是以洊雷震則君子恐懼修省迅雷風烈孔子必變敬天威怒也惟陛下戒之謹之無忽天地之小異側身修德以銷大異於未然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四海幸甚元祐八年三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哲宗論日食　　范祖禹

臣伏見今月一日日食不盡如鉤見者駭懼以為數十年來日食之異未有如此之甚者也臣聞日食者陰侵陽臣侵君也自古陰盛陽微小人浸長虧損人君之明

則謫見於天日為之食陛下初御前殿聽政月朔之日皇天見異以儆聖心雖言語丁寧不過於此矣陛下所宜恐懼修省以荅天戒深思變異之來殆由人事有以感致之務在安静以寧人心夫天人之際相去不遠應若影響不可不畏能應之以德則災變而為福異變而為祥不能應之以德則重違天意何由消弭臣恐邪人佞臣欲寛陛下聖慮或言日食自有定數又云天道遠而難知此乃小人誤國之言非聖人畏天之意也惟陛

下留神省察紹聖元年三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哲宗荅詔論彗星陳四說　陳并

紹聖四年九月二日詔曰朕以非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栗不遑康寧惟恐不足以仰當天心以羞先帝乃仲秋之夕彗出西方推原經典兹謂大異永惟其咎未燭厥理豈非庶政之失以悖三光之明譴告之來朕實祇懼書不云乎惟先格王正厥事已避正殿損膳罷秋宴公卿其各悉心修政輔朕不德應中外臣寮等並許直言朝廷闕失朕將親覽虛心以改庶幾以銷天之變焉

臣伏承詔書以彗星西見大赦天下許中外臣寮直言

朝廷闕失此陛下敬天愛民罪已好諫之至也臣聞主聖臣直臣備員江外山縣窮僻之地心念朝廷不敢隨衆唯唯輒陳愚見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天下之治安常以聽直言近正人公喜怒消朋黨明法度節財用謹興兵不事游觀不邇聲色不急功利不惑佛老非獨治安也榮莫大焉天下之危亂常在於逆忠直近纎佞私好惡縱朋黨紊法度費財用好攻戰事游觀惑聲色急功利尚佛老非特危亂也辱莫甚

馬陛下稟堯舜聰明之資聖德學問日益光明求賢納諫聲聞中外然進用之人或縁不用己而執仇或觀望大臣而陰助或元祐持兩端竊位幸用之人伺意希合豈免偏私臣昨聞傍朝堂不得附會言事其熙寧元豐無問賢不肖其所行無問是不是則目為同心稍言非是便相語以指斥先帝則為乖背中書舍人葉濤謂觀文殿學士安燾為無甚過則以濤為非奪職知光州權中書舍人沈銖以戶部侍郎吳居厚為聚斂掊克之人

繳還詞頭則以銖為踈羅織罰金夫詞臣以言而被責
臣下又不得越職言事臺諫為陛下耳目官可以言而
不言則是言路壅塞下情不通利害不達非太平之道
也乃者彗星見於西按漢歷志有掃除之象又云其炎
或短或長内為後宮之害外為諸夏之禍又記齊景公
彗星見而泣晏子曰君無德於國穿池沼則欲深以廣
也為臺榭則欲高且大也賦斂如攘奪誅戮如仇讐彗
星之出庸可懼也是時孟皇后廢天意驗於上必當以

人事驗於下聖心恐懼徹膳避殿赦宥辜罪求言悔過中外聞之莘皆鼓舞知陛下因變而增修其德如周宣之側身修行而弭災宋景公出人君之言而星退舍真皇咸平間有妖星見營室北詔令臣下極言得失仁皇以彗出亦嘗下詔求諫陛下今日所行以周宣宋景為不足學而稽祖宗之盛言路開闢聖政日新忠臣義士將接迹而出遭際有道誰惜危言然臣聞諂諛軟熟之言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法度之言逆於耳有補於時

譬如良藥雖苦口而利於病焉臣不避斧鉞之誅竊謂
缺失其大有四中宫嬖居瑶華姬妾寵盛一也逐臣未
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二也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
望而不言三也廷臣好談兵邊將喜攻戰四也所謂中
宫嬖居瑶華姬妾寵盛者臣試言之陛下日象也皇后
月象也日之與月天地陰陽相資之理而坤無以承乾
則無以母儀天下一旦置之瑶華宫中外駭聞且舜使
堯女能盡婦道文王以御始于寡妻今閭巷賤夫尚以

出妻為恥況陛下為天地神明之主言而為天下後世法行而為天下後世則朝行乎一堂之上暮傳之四方萬里之遠夫婦之道體合乾坤理于風化豈可容易廢黜臣聞有過則誅若無過惡不過詰責詰責不已不過放之别館誘掖誨諭使之改悔設有忤旨不過猜妬乃婦人之常情今幽置瑶華外宫以為罪大也則不窴之死以為罪小也則不應終廢且未聞别降詔選后天下疑之臣亦竊以為疑慶歴中仁皇欲廢郭皇后為庶人

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諭后之失放之别館擇嬪妃老者侍之俟其悔而復宫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伏閤論列上遣中貴人押往中書商量宰相順旨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資堯舜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中丞亦與宰相廷辯其非仲淹以言事出后廢瑶華宫其後上嘗密召郭后后欲宰相名百官立班受冊方拜命今陛下規摹所期直欲在堯舜

之上豈宜復用漢唐下衰之時已弊之故事耶后決無大過也自可再冊后令復宮以協天人之願以正乾坤之位以著日月之象諒陛下非不知此遲遲未肯召者必左右毁之也必寵愛蔽之也内則閹官嬖倖助言其非外則百執事之人順以為是下不能躋上於唐虞之盛而致陛下於有過之地以漢唐之弊法同其稱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俯回天鑒復正中宫之位使後日史冊全美天下幸甚所謂逐臣未見辜復臣下互立

朋黨者臣試言之陛下以妖星譴告深自戒懼大施曠
蕩之恩有罪之人咸得自新至於殺人情輕尚獲全宥
滌濯收召和氣奈何被逐之臣尚未牽復人情未順天
意亦乖元祐名曰垂簾其實陛下自總機務事皆奏可
然後得行一時大臣念嘗為陛下左右輔相雖趨向乖
背不為無過古人言投鼠忌器元祐之改更為形比先
帝則今日有所行亦不無形比陛下理宜顧惜國體乘
此大霈應遠竄舊臣名還近地漸復其職天下皆知其

過陛下容而貸之是增益陛下天德之大内外諸臣不復分黨此一舉而數善得也臣元豐中擢進士第元祐中實不蒙名用今日亦不敢干進故言之無嫌蔡確之死當時士大夫私曰此太皇太后之意也臣下無復敢言今劉摯蘇軾之徒放之嶺表瘴癘之地呂大防死於半塗范純仁置之遠地其他棄逐紛紛不可勝數士大夫又曰上意也臣下又無復敢言是過則稱君善則稱已非所謂忠也夫人所學所守各自有趨嚮不能齊也

在朝廷用不用如何爾舜之命禹欲征有苗益以為不可周公之東征羣臣異議獨十夫以為可王�安國之論征伐張湯汲黯之同朝封倫魏徵之論法度皆各有所見人擇其可而用之未聞加罪於異見之人陛下天容地受父生母育無一民非王民也無一臣非王臣也雷霆之怒不當於臣下計較如天地之於萬物溥施無報父母之於子有教無棄此天下陛下之天下陛下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前後用事大臣乃藉利勢利器

恃為己私公肆喜怒以得勝為快訩訩紛擾自為朋黨非天下福也臣願陛下召還逐臣選用正人改法行事姑務安静朋黨既消則朝廷日尊人心既協則和氣日生天下幸甚所謂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者臣試言之唐太宗有房杜為相有王魏善諫近世如仁宗朝容納諫諍其甚切直者量行貶謫近不過三兩月遠不過半年例行牽復或遂召用如此則忠臣肯言義士感激無所顧忌所以得聞缺失保守太平陛下繼

人主守成之大業堯父舜子重規疊矩文經武緯聖作明述可謂已盛已盈矣已盛者必善守已盈者必善持宜其憂勤兢畏以保無疆之休幸天誘陛下之清衷韜養聖資有不言之敏德不怒之神威終之以禮樂無以復加矣傳曰治天下之要莫若靜今用事言事之臣不求安靜以酬恩怨為急百官之中少識廉恥貪愛爵祿務肥妻子者紛紛如也其間尊君愛國以忠義名節自期千百之中無二三人且以近事言之王安石為相門

下客常不下數百人安石罷相則移之呂惠卿之門惠卿貶黜則移之吳充王珪蔡確之門逮元祐則移之司馬光之門光死則移之呂大防之門大防出則又移今日執政之門宰相意在東則東意在西則西欲財利則財利欲邊事則邊事隨事變轉隨口止落今之人材卑汙如此甚可恐也能言元祐之非能順執政之意者薦之登對其次堂除不能言元祐之非不能順執政之意者送歸吏部雖有忠臣義士無因得言無路得進近者

所用言事官非執政門人則其親故同里之人言人之善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喜言人之惡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惡助恩助仇至有章疏屢上不報而不決去就或以不敢言而求他職或以親老不可言而求外補臺諫削弱風憲不振良以所用非其人之所致也如侍御史董敦逸司諫郭知章乃是元祐用事之人在元祐則不言元祐之非所以能安其身逮紹聖之後爭言元祐所用所行無一事是乃獲安其身此兩面之人操兩可

之說非所謂一心事上者也鄉原之徒君子切齒而二人偃然居之不自羞愧使陛下不聞過失助百官以報恩仇敦逸知章負天下甚矣如皇后廢而未復逐臣久而未還聚歛之臣復進閹宦用事内降妨公臺榭侈費民力殫窮邊師生事士無廉恥釋老害教朝綱未正法度未清役法未均水旱頻仍略不聞力言縱言之不聽未見緣言事而出者低回茍禄以要大用今所力言者不過暴斥垂簾之事多形瑣碎之言一切迎合亦未容

全是也仁皇初即位嘗詔內外不許言太后垂簾日事
詔之大畧曰太后保佑沖人十餘年間四海安靜紀綱
不亂今言事者多挾情迎合罔識遠圖靡循理體今後
不得輒有上言庶永先猷式敦教本此詔最為近厚紹
聖以後臣嘗覩陛下有詔謂垂簾時事及元祐大臣有
一切勿問之語與仁皇詔書意合然而進用之人旣盛
日與仇人為敵欲其必死而後已又布進干祿求媚取
悅之人不言元祐之失則為背馳陛下雖有此詔其實

臣下不行陛下之詔意中書樞密今所謂執政官有六人而閩人居其五先王之時取賢無方或取於漁鹽或取於耕築或取於仇讐未聞止於取一路也中書侍郎許將元祐為翰林學士一日獨班宣見明日除尚書右丞蔡確南行之日也今尚書右丞黃履在元祐為御史中丞凡涉數年不知所救何失所爭何事設言之不行則亦不可已矣尋以事為他人所攻罷職不知履何以自處或以先朝甞以善財利稱而今復用或以詞誥善

罵而擢之要近如昨被責閹官不唯牽復更加寵用此
輩只宜備使令不當使預中書政事願陛下察視多士
惟賢是用潛消朋黨悉為王臣招致直言虚心悔省法
度求當無問新舊天下幸甚所謂廷臣好談兵邊帥喜
攻戰者臣試言之今急功利之人多無遠慮但務以雪
恥為名挑剔起事徑入築城士卒不得休息轉輸絡繹
於道臣恐勤兵勞衆雖得所侵舊境邊田無所用之所
可憂者在乎内地也莫易於取之莫難於守之芻糧器

械積之府庫適為其所資也以臣所見不若謹備自治以待之其太盛不軌之甚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其次俟其少衰當自歸服如趙充國之屯田以不戰勝之也陛下自免西顧之憂有禦無辱然後選忠厚政事智敏老成之人為之帥則得民之心一可當百兵懦馬飢用無紀律雖驅而使之戰百不當一令鍾傅江外書生始為閹人李憲門客因緣得官素號輕浮今以一方重事委之又以館職誘之可攻可戰有進有退不能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不唯無功恐辱國命熈寧初富弼議事不合罷相去之日告先帝曰陛下二十年莫說用兵王安石五事書一曰和戎是皆天下安靖肥富而後可以言兵也所謂莫說用兵者非不為兵備其意謂先帝熈寧初即位未久歷事未多天下未富未可輕用其民逮元豐間陜右五路進兵有靈武之不利永樂築城有徐禧之敗事先帝謂在廷輔臣曰作事如此之難邊奏至屢為泣下信乎邊事不可容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

之榮辱係焉不可不知也臣前謂太盛不軌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此自投禍也故取之易其次俟其少衰自當歸服此前世驗也凡言禦西戎之策多以斷西北交結之勢漢武帝命衛霍屢空其巢穴列為張掖酒泉武威燉煌等郡魏晉以下赫連等互據西河涼州之地奄有靈夏唐開西域始復其地置都護節度僖宗以後例授功臣五代擾攘封李仁福為西平王我太祖經略四方未暇遠略故彛興尚世襲領節鉞至四世外繼遷

叛盡據夏宥銀綏之地淳化中始納欵歸服太宗易姓
改名籍于宗正至道中復叛景德中又叛其子德明尚
孤幼又值契丹北和無以為援懼我朝廷併取乃堅上
表以示臣服真宗慈仁寛量不惜靈夏數州之地遂以
為定難軍賜以西平王號使當時乘其勢衰力敗有攻
必取建州邑置靈武安西都護府擇帥之賢者且制且
撫則沿邊鄜延環慶不復有今日之患其間元昊僭號
遣楊守素入朝納旌節犯延州執劉平石元孫又入渭

州界好水川殺葛懷敏輩臣以所見戎虜叛服往來不常正如虎豹之性不足恠也德明之衰弱可以攻取而不取元昊之僭可以問罪而不問所以養成其惡也今西戎謂之盛則有罪謂之衰則不臣宜選帥訓兵謹備斥堠俟之歲月彼當自屈服歸疆然後置都護府廣開營田足食足兵攻守兩得以求國家之利天下幸甚臣所陳四說願陛下稍霽天威容納而行之負薪之賤或有廊廟之語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賢且成王有周公旦

為師呂公奭為保又有閑散之徒朝夕講道明義為欲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身不比嬖倖纖巧之小人耳不聞近習小利之邪說目不覩爭地兵戰之危事聲色者不得惑游畋者不得作貨利者不得萌德已進矣尚猶有訪落之謀廟小毖之求助七月之陳王業公劉之戒民事無逸之戒盤游無諫不從無言不聽而召公尚有不悅憂主之意如此乃能君臣相濟上下維持以成太平今近臣則爭曰陛下聖德已成羣臣皆所不及無用諫

諍言事之臣又不過指斥一二差除小事與今日不得志之人於國家大利害天下之大本末未聞議論今左右倚為廟堂之柱石者為誰賴以為醫工之藥石者為誰為陛下之股肱耳目者為誰恭惟先皇帝德業茂盛播在四海陛下當思所以繼之之難不宜輕信偏聽容易持守詩書之所責備成王者謂文武之業難繼也仁宗皇帝所以享國四十餘年内外無事以能聽諫諍也唐陸贄好諫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言之苟利

於國有補於君臣雖死不恨晉靈公冬寒鑿池宛春諫之謂鑿池天寒以春之言罷役則是怨歸於公恩歸於春靈公曰宛春有善寡人能用之春之善則寡人之善也遂罷役裴延齡佞人帝欲相之陽城等詣延英門論爭伏閤不去帝怒左右懼不測金吾將軍張萬福大言曰國家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今八十與見盛事臣學術寒淺言無文采發於孤忠言無忌諱願陛下萬幾之暇少賜睿鑒幸而采擇念祖宗艱難之業除去四說

之忠若稽先王之道以措之當時非獨臣幸實天下之幸紹聖四年九月上時為縣令

上徽宗荅詔論日食　　韓宗武

元符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朕以眇身始承天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之遠萬幾之煩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輔予不逮矧太史前告曰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天災自非藥石之規孰開朕聽況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芻蕘之中言亦可採凡朕躬之缺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

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於鯁論嘉謀唯恐不聞而行之唯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唯信非事空文尚悉乃心毋悼後害應中外臣寮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布告遐邇咸知朕意

臣伏覩詔書以日食正陽之月天下臣庶得以實封言事臣退而伏思以謂人君敬畏天象治古盛德夫日食星變山崩湧泉天地所以警戒宜以人事察其幾微自古危亂之國當其未危未亂必有事之先見者忠臣義

士未嘗不發憤流涕道于當世之君事之微漸則人情所忽亂之既生又悔無所及臣竊惟近日之事亦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夫大臣不畏公議私結朋黨小臣趨利附下遺忘朝廷國可危也人主怠於政事言路壅絶威柄下移怨讟上歸國可危也左右謀議無儒學輔拂之士守邊捍難無扞城禦侮之臣國可危也開大境土外連邊患財用耗匱民力凋弊國可危也歲穀不登倉廩空虛民人流亡盜賊數起國可危也先帝踐祚之初

母后共朝政出房闥委任大臣紹聖之後神考法度未及盡舉而根治朋黨追復私怨中外觀望言者同罪追貶竄逐流離道路正士廢黜耆老殲亡附下罔上相排擯以為進身捷徑縱有特立之士一二敢言者一身流放旋起大獄害及善類歸咎先帝虧損至德自侍從官至百執事非執政親黨不得進每一官闕輒闕不補豈以四海士人之富朝廷百官之衆空乏如是耶侍從官職在獻納頃年以來未嘗有一敢言事者畏大臣為身

誅耳竊受重禄被服冠帶出入禁省朝廷何頼焉文章號令衰於前朝劇藩重邊多非其人狂士獻說驟冠三軍進築生事不計國費虛增首級妄邀厚賞猥稱招降陷没驍將羌人所過供帳犒設道路騷然自陜以西斗米數十金泉法低昂無術以救重加困擾戎落不顧士馬疲弊夫關西天下之形勝也使民力内虛外遺邊患朝廷何以禦之邊境一揺陜右危矣河北山東天下之腹心也大河決溢飢饉相仍老幼扶攜散而之四方者

不可勝數其餓殍填委溝壑者以百萬計或至父子相食州縣無以賑給坐視其死亡或以郡守非其人朝廷罷去後來者率皆以私意除用或不及前人尚何賴其拊百姓為朝廷究陳利害河事雖廢責之水官至今未見圖利安之策堪受其任者執政大臣無憂國忘家為萬世之慮豈人有腹心之疾得高枕而卧耶所恃以為安者北虜敦固盟好邊鄙不聳此豈中國可亡備耶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自商虢至伊陽六七百里山巖

重複林木蔽密中間無郡縣城郭逃亡所聚不啻數千人萬一有桀惡者相扇而起其患豈小哉臣每見朝廷更革政令但人懷異意排去舊怨以立新黨徒為紛紛未有講究治具建不拔之基為國家者也國是未定殆為此也誠願明天子躬攬乾綱收還威柄公卿大臣圖畫政體當今所宜施行因求賢知足以濟務者隨才録用無間新舊敷言奏功考察名實中外之任更番迭處使勲業著見朝廷尊光君臣同福海内被澤太平之烈

豈不偉哉聖人以天下為度聰明恵澤如日月雨露顧不以小恵小察而自足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不以天位崇髙幸天下無事而宴安也以四海之内一夫失所為憂不以侍御之好鐘鼓之娱為樂也大約人情泰然無患久則放佚生焉願陛下思大禹寸隂之戒慕漢文惜百金之費儲思留神日謹一日如太陽朝升至於豐融以照天下誦帝堯知人之哲稽洪範威福之正仁祖惻怛至誠以結天下之心神考勵精不息以舉天下之

事此陛下之所宜法也臣在神宗皇帝時屢蒙清問未甞敢獻一言今至白髮非以僥倖美官厚禄特以世受厚恩誠惜當平治之世不慮安危之機而徒為此紛紛也小臣謀國大體罪當砧鑕昧死以聞元符三年四月上時為鴻臚寺丞

上徽宗論應天以實　王渙之

臣伏以求言非難聽之難聽言非難察而用之難求而不能用非所謂應天以實者也臣竊見國家每有天變

輒下求言之詔畏天愛人可謂至矣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為訕上以阿諛諂佞為尊君以論議趨時為國是以可否相濟為邪說其於大臣權要則覬望附會相戒以默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懷奸僥倖肆為詭譎可駭之論以為偷合苟容之計此尤不可不察也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惟是之從事無今昔惟當為貴人無同異惟正是用如此則人心說治道正天心得矣

元符三年四月上時以樞密院編修召對即除吏部

員外郎

上徽宗論星變　　　　陳瓘

臣近聞衆論火星之行頗失常度歷氐犯房今乃在房心之間臣竊考歷代天文志熒惑犯房將相惡之若房心之間則天子之明堂也臣雖不曉天文然而房心兩位最為易見恐太史占知有所隱避不敢盡奏臣不可以無言也臣伏聞仁祖之訓曰國家雖無大異亦當常自修警況因謫見乎

貼黄心為宋之分野火星乃天王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陵犯臣先事而言者亦冀有補而已自陛下即位以來正陽之月日有食之肆赦求言所以圖消復也而星變繼作厥異甚大安可以不思其故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知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陛下聖德日躋切於至治上

法祖宗內稟慈訓孜孜勉勉不敢皇暇而日星之變重有譴告非天心仁愛之深何以得此草否為泰轉災為祥在陛下一念之頃耳臣聞應天消變不在文采非祝禳之除也

又貼黃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尚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悅乃止非末術之所去也宋景公仁人之言而能使熒惑退舍者非空言而已也根於誠心而發於言也

又貼黄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懼召李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天罰也宋分野曰禍當

君身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焉
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為人
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子韋還走
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
人之言三天必賞君今夕星必徙舍是夕也星三
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
之王也咸平元年二月彗出營室北真宗謂宰相
曰其祥安在吕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真宗曰朕

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其年十月遂用李沆為宰相王旦為參知政事此二人者天下之所謂賢也舉天下之賢而用之則可以解天下之憂真宗消變之術如此而已臣願陛下用真宗消變之術察朝廷未正之事勿牽衆論取其皆合人心則合天心矣漢元之時蕭望之周堪張猛等與石顯許史之徒議論交戰邪正未決當此之時有夏寒日青之變而許史之徒以為堪猛用事之咎於是勢孤

者危有力者勝臣嘗以謂天下大器也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自紹聖以來宰舟之人實右而虛左舟勢不平幾於傾覆覯者膽落亦已久矣自陛下即位以來好平惡偏選同濟之人採旁觀膽落之語廣諏博訪而審其所以然也且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方之所已知而陛下有未知也幸而蒙蔽忽開陰雲披剝垂象粲示陛下天心仁愛可見於此

傳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決去姦佞改用忠良以合人心之所欲天意得矣臣故曰草否為泰轉災為祥在陛下一念之頃耳臣愚不知忌諱惟陛下裁赦幸甚

又貼黄淳化二年熒惑犯房其年宰相吕蒙正樞密使王顯參知政事王沔陳恕皆罷而改用寇準等太宗以是年大旱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曰天人之際應如影響大旱之徵蓋

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贓吉既伏誅家且籍没而淮以叅知政事沔之弟止杖于私室仍領濠州定遠主簿用法重輕如此亢瞙之咎殆不虛發也太宗大悟明日見沔切責之是歲擢準樞密副使徙同知樞密院事今陛下左右之臣在紹聖中負誣神考讐毀宣仁而不能奉承哲宗繼述之意同心合謀非一人也願陛下躬攬之初速正其罪且無使有僥倖茍免之人則用法輕重

不至于不平矣消弭天變莫大乎此臣願陛下以臣此語深加意慮

又貼黄臣竊聞仁祖嘗采前世災異有應者編次為十二卷御製序引名曰洪範政鑒遇有天變則考其所因以為修省之資今其書必在禁中臣願陛下法仁祖之寅畏留意修省以福天下元符七年七月

上時為右正言

上徽宗論天象乞申勅太史無有諱避

鄒浩

臣聞天人之應捷於影響苟知其故而豫處之則轉禍為福斯不難也神宗皇帝嘗謂輔臣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直猶如語言顧今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則能消伏又曰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蓋人事在下氣積於上積衆人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臟有疾病而氣色見於面矣非神宗皇帝至神至聖豈能及此此人主之所宜遵用也臣愚欲望

睿慈申敕太史無有諱避悉以所占密具奏聞從而察之以正厥事以為曲突徙薪之計天下幸甚元符三年七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徽宗論赤氣之異　任伯雨

臣伏覩陛下自臨御以來德澤屢下和氣充塞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四海九州罔不豐年天心人意如合符節固宜乖氣異象消伏不作然去年四月朔今年正月朔莫夜赤氣起於北方光焰亘天又有黑風在下漸衝西

方散而為白咎徵之來其異如此天心之愛陛下欲陛下有所恐懼戒謹也且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為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莫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方為陽西北方為陰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為陰以事推之朝廷為陽宫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今赤氣起於至陰之方又有黑氣下起此宫禁陰謀下干上

之證也漸衡正西散而爲白而白主兵此邊寇竊發之證也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視之不明是爲不哲時則有赤眚赤祥又曰不明善惡親昵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則有赤祥其說蓋出於洪範五事故唐世自大歷貞元寶歷間屢有赤氣之異惟文宗太和中爲多是時宦官用事朋黨交結今日陛下堯舜之資當千載盛明之時固非唐世衰末之比然天心愛陛下以災異爲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也臣伏願陛下收主柄抑

臣下嚴敕宫禁以防慮幾微訓飭將帥以遏絶生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姦惡事至必斷無以寛仁傷大義使陰邪小人無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轉為休祥矣臣踈賤小臣誤蒙陛下拔擢於衆人之後付以言責常恨粉身碎首未有補報若見災異畏罪不言不惟虚陛下聖神知遇孤負大恩抑恐有佞臣指為祥光瑞氣以欺聖聽使陛下畏天小心不得即日恐懼消變則臣之大罪甘鈇鉞不足以謝言責伏惟陛下留神采聽

天下幸甚

貼黃臣所奏為言赤氣事按前漢五行志謂之赤眚乃災異之變唐世屢有此異史臣具載其狀亦謂之赤祥臣推考象類乃陽不制陰下干上之證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上時為右正言時輔臣對垂拱殿上曰元日之夕有赤氣起東北彌亘西方久之中出白氣二及赤氣將散復有黑祲在其旁災變之來甚可懼也尚慮天文官掩匿諛順不以實言遂申敕之乃謂於法主暴兵因顧知樞密院安燾曰遠則邊塞近則內郡皆宜嚴視兵防以謹天戒輔臣皆頓首曰敢不奉詔門下侍郎李清臣曰從前多惡聞災異故史官或不敢奏今陛下畏天

象戒懼如此天下之幸也

上徽宗論赤氣之異 係第二狀 任伯雨

臣伏見今月初一日夜赤氣未半月果有皇太后上僊之禍其為災變亦已明矣今來亳州兗州河中府奏言因建置道場獲此祥應且赤氣所起天下皆見如何敢移易方位增添景象公肆欺謾以愚羣聽竊以天人之際道固幽遠災祥之出殆不虛示豈佞夫纖人敗壞大體詭詞異說指災為祥以輕侮天命幻惑人主若縱而

不治則姦諛相師此風不可滋長伏願陛下嚴賜黜責

以戒百官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上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四